

從斷腸地到華胥國—— 論《山谷詞》的巴蜀書寫

顏智英*

〔摘要〕

巴蜀自古被視為蠻荒之地，在山谷之前從未有詞家詳細描繪過此地，而山谷詞中卻多方地展現了巴蜀的獨特風情與作者居住此地的內在情思，對於了解北宋巴蜀地域特色與山谷情志有極大價值。學界已有針對山谷詞風物習俗書寫的研究，亦有廣泛地自山谷詩、詞、銘、賦、書信等探討山谷貶謫黔戎心境的研究，但未有結合景物、人情與心靈，對山谷巴蜀詞作深入探究者，因而本文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以山谷五十多首巴蜀詞為考察文本，深入探索出山谷靈視下的巴蜀意象依序為：一、催人愁苦的斷腸路；二、親友相伴的慰藉所；三、心神安樂的華胥國。從斷腸地到華胥國的巴蜀意象轉變，可見作者隨緣安樂的精神修為；而親友溫情所織就的人際網絡，亦是他對巴蜀改觀的重要因素。同時，本文還從修辭學的角度，略窺其詞中巴蜀書寫的藝術美學。

關鍵詞：山谷詞、巴蜀書寫、斷腸地、華胥國、修辭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宋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宋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紹聖元年(1094)，「章惇拜相，象徵元祐舊黨失去政權」，「新黨大獲全勝，重掌政權」，¹章惇、蔡卞等新黨黨人誣《神宗實錄》中關於王安石新法的記載有失實之處，有詆毀朝廷之嫌，因而貶山谷為涪州(今重慶涪陵)別駕、黔州(今重慶彭水)安置，二年(1095)四月始抵黔州；元符元年(1098)春，外兄張向任提舉夔州路常平，朝廷藉口回避親嫌，下詔將山谷移至戎州(今四川宜賓)安置，元符三年(1101)十二月才獲赦東歸。總計貶居巴蜀地區達六年之久。

正因山谷「禍緣黨爭，貶因修史」，²故在巴蜀期間，為避禍起見，少作詩文，而更多致力於政治色彩較淡、較適遣興抒懷的詞，是以詞的創作數量大增，有五十多首，幾占其全部詞作的一半，為其詞創作之高峰期。同時，巴蜀自古被視為蠻荒之地，山谷是第一位詳細描繪此地的詞家，其詞中多方地展現了巴蜀的獨特風物、人情與作者藉風物人情之書寫以傳達的內在心境，對於了解北宋巴蜀地域特色與山谷情意思想之轉折有極大的研究價值。

目前學界相關的研究，已有王亞培先生〈從《山谷詞》看奇異的巴渝風情〉一文，從氣候、風光、物產及民俗等外在「象」的角度，探究山谷詞中對巴蜀地域特色的觀察與記錄，³著重在地方史料的分類觀察與整理，並未結合內在「意」(心靈)的角度探索山谷觀察巴蜀風物時的深層心理；還有黃啟方先生〈投荒萬死鬢毛班——黃庭堅貶謫黔戎之心境〉一文，則是全面性地透過山谷相關之詩、詞、銘、賦、行記、書信等作品，來探析作者貶謫巴蜀的心境，具體地見出山谷貶出朝廷、遠離故鄉的悲懷，以及任運自安、逆境順處的襟抱。⁴因此，本文擬在

¹ 劉昭明：《蘇軾與章惇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1年)，頁440。

² 黃啟方：〈投荒萬死鬢毛班——黃庭堅貶謫黔戎之心境〉，《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4期(2008年6月)，頁42。

³ 王亞培：〈從《山谷詞》看奇異的巴渝風情〉，《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5期(2009年10月)，頁134-136。

⁴ 黃啟方：〈投荒萬死鬢毛班——黃庭堅貶謫黔戎之心境〉，《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4期(2008年6月)，頁37-56。

現有研究基礎之上，聚焦於「詞」之範疇，以山谷五十多首巴蜀詞為考察文本，自「意」的角度，深究山谷靈視中巴蜀的山水風貌與人際網絡，以及其藉山水與人情之書寫所透顯的心靈圖景。

二、阻絕淒清的入蜀途景：催人愁苦的斷腸地

紹聖二年（1095）正月，山谷接奉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的命令。黔州在四川東南，接近貴州，為極邊遠之地，因此，山谷的流放黔州，不僅是遠離政治舞台，還要面對極其艱苦惡劣的處境：「萬死投荒，一身弔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⁵甚至連親戚們也不敢與他有所連繫。但是，生性樂觀的山谷，在接獲命令、左右為之悲泣時，還能「顏色自若，投牀大鼾，即日上道」；⁶在送行的朋友哀惋地以死相弔時，還能坦然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⁷在南遷途中，與僧友惠洪會於長沙、宿於迫窄的小舟，亦不以為意：「烟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廈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⁸凡此皆可看出山谷在接獲初貶的謫命時，能夠「泊然，不以遷謫介意」⁹的曠達胸懷。

然而，山谷一路「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¹⁰所歷經的卻是一條崎嶇艱險、九死一生的貶謫之途。尤其巫峽一段，更是「兩岸壁立，暗無天日，猿猴悲泣，使人五臟俱摧」，¹¹即使樂觀如山谷，也不禁被眼前阻絕悲淒的景致觸發出流放蠻荒的愁苦情緒，試觀其貶黔途中、抵巫山縣時所作的幾闋詞，¹²多由感官出發，寫其途中所視、所聽、所感。其中有從

⁵ [宋]黃庭堅：〈答王補之書〉，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冊2，卷18，頁466。

⁶ 周季鳳：〈山谷黃先生別傳〉，收於[宋]黃芻：《黃山谷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頁20。

⁷ [宋]釋惠洪：〈跋山谷字〉，《石門文字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卷27，頁13。

⁸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48，頁328。

⁹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4年），卷444〈黃庭堅傳〉，頁13110。

¹⁰ [宋]黃庭堅：〈書萍鄉縣廳壁〉，《黃庭堅全集·正集》，冊2，卷27，頁745。

¹¹ 劉維崇：《黃庭堅評傳》（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1年），頁64。

¹² 本小節所引五闋詞（〈減字木蘭花〉三首、〈醉蓬萊〉二首）的繫年，皆據劉維崇《黃庭堅評傳》（頁68-70）、胡可先〈黃庭堅詞繫年考證〉（《文獻》1998年4期，頁55-56）、

視覺描寫來強調巫峽淒景對流放之苦的催化作用者：

〈減字木蘭花·登巫山縣樓作〉：

襄王夢裏。草綠煙深何處是。宋玉臺頭。暮雨朝雲幾許愁。飛花漫漫。
不管羈人腸欲斷。春水茫茫。欲度南陵更斷腸。¹³

〈減字木蘭花·巫山縣追懷老杜〉：

巫山古縣。老杜淹留情始見。撥悶題詩。千古神交世不知。雲陽臺下。
更值清明風雨夜。知道愁辛。果是當時作賦人。（冊1，卷14，頁376-377）

14

萬里投荒的山谷，身處巫山之中，觸目所見，盡是暮春時淒淒沉沉的荒冷景致，他除了善於藉巫山神女的神話以增神秘淒絕之感外，更大量採用視覺摹寫的修辭手法，寫出巫峽萋萋的綠草、沉沉的烟靄、漫天的飛花、茫茫的春水，烘托出詩人沉重迷茫的心情；同時，又以「暮雨朝雲」、「清明風雨」等陰暗不開的環境作為背景，渲染出一股更為迷濛淒楚的氛圍，益發催化出「羈人」肝腸欲斷的滿腔「愁」緒，而此愁緒，則為與「老杜」相似的「淹留」巴蜀、不得返鄉的「愁辛」。前一首詞末的「欲度南陵更斷腸」，更道出山谷運用視覺、遙望前途時，面對又高又大、盤屈艱險的南陵山所興發的淒愴無奈之感；陸游《入蜀記》載：「巫山縣……

張志烈〈談黃山谷蜀中詩詞〉（《成都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頁46-47）之說，作為紹聖二年入峽之時。

¹³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冊1，卷14，頁375；以下凡徵引黃庭堅詞皆出此書，僅括號標明冊數、卷數、頁碼，不另作註。

¹⁴ 此二詞的作時，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張承鳳〈黃庭堅詞編年考〉皆認為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山谷放還途經峽州時。馬、祝所據之理由為：「要渡南陵更斷腸」的「南陵」，在今安徽省東南部，即山谷至峽州後詔命改知的舒州治所附近，而其「斷腸」之因為其弟知命剛客死荊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97），馬、祝此說太過牽強，細繹詞意，「南陵」應指巫山對岸的「南陵山」，是由巫山經施州往黔州的必經之路，山谷遙望入黔之路艱險，故有「斷腸」之嘆，張志烈〈談黃山谷蜀中詩詞〉一文有詳細說明；至於張氏所據之理由則為「兩詞中皆無遷謫哀怨之感」（《天府新論》2000年第3期，頁66），我們可由「斷腸」、「老杜淹留情」、「愁辛」等皆具哀怨之感的詞句看出張說亦不足取。因此，本文仍以劉維崇、胡可先、張志烈的紹聖二年（1095）之說為據。

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線，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¹⁵可知「南陵」山在巫山對岸，是由巫山經施州（今湖北恩施）往黔州的必經之路，山路崎嶇狹窄，異常險絕，山谷後來在〈竹枝詞〉二首中具寫了由巫山出陸到黔中的險阻難行：「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八渡明」，¹⁶他在跋中更明確指出：「予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而後夜宿施州歌羅驛更有〈夢李白誦竹枝詞三疊〉，其序云：「予既作《竹枝詞》，夜宿歌羅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請三誦，乃得之」，據是可知此詩為山谷夢李白作詩而得，乃借他人酒杯澆一己胸中塊壘，內容不僅極言貶途的險惡：「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命輕人鮮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更備道心中求赦無門、歸鄉無期的愁苦：「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¹⁷凡此皆可見出，由巫峽至黔中的淒冷風景、險絕道路，在詩人的靈視中，是催化流人貶謫「愁辛」的「斷腸」地。

另有從聽覺描寫來強調巫峽淒景對流放之苦的催化作用者：

〈減字木蘭花〉：

蒼崖萬仞，下有奔雷千百陣。自古危哉，誰遣西園溜麼來。 猿嘯雲杪。
破夢一聲巫峽曉。苦喚愁生。不是西園作麼平。（冊1，卷14，頁377）

詞中上片的「奔雷」，是從聽覺來比喻萬仞高崖間的「泉瀑奔瀉聲如雷鳴」，¹⁸如此由高危山壁傳來的「千百陣」不絕於耳的響聲，不僅令作者聯想到才子李白亦曾慨歎此高危聳絕的蜀道：「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¹⁹更催化出山谷被遠放阻絕、懷才不遇的嗟怨：「誰遣西園溜麼來」，其中的「西園」，出自沈約之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²⁰呂向注云：「西園謂魏氏鄴都之西園也。文

¹⁵ [宋]陸游：《入蜀記》（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卷6，頁59。

¹⁶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冊1，卷9，頁218-219。

¹⁷ 同前註，頁219-220。

¹⁸ 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頁201。

¹⁹ [唐]李白：〈蜀道難〉，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卷162，頁1680。

²⁰ [南朝梁]沈約：〈應王中丞思遠詠月〉，收於[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等註：《增

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遊於西園」，至於「潛麼」，則為唐以來廣東一帶的口語，意即這麼、如此，²¹山谷在此自比「西園」的上才，而竟遭如此際遇，來到此一高危孤絕之境，內心自是淒涼無比；尤有甚者，那遠處傳來的猿猴哀鳴之聲，擾人清夢，又喚起詩人的悲愁，他後來在〈和答元明黔南贈別·紹聖二年黔州作〉中回憶與兄元明上三峽時，也對猿鳴的哀切印象深刻：「萬里相看忘逆旅，三聲清淚落離觴」，²²幾聲猿啼，就足以催人清淚；詞末「不是西園作麼平」，明顯地道出山谷不回「西園」（此指天子所在的朝廷）則難平愁懷的內在心聲。由此可知，蜀道震天的泉響與哀淒的猿聲，亦是使山谷羈旅斷腸的催化劑。

此外，還有兼具視覺、聽覺的景致描繪，以映襯法寫出巫峽山水與人情之催人熱淚者：

〈醉蓬萊〉：

對朝雲靉靄，暮雨霏微，翠峰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佳麗。畫戟移春，靚妝迎馬，向一川都會。萬里投荒，一身弔影，成何歡意。盡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州，萬里煙水。罇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頰紅深，麝臍香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冊1，卷13，頁352-353）

〈醉蓬萊·竄易前詞〉：

對朝雲靉靄，暮雨霏微，翠峰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佳麗。蘸水朱門，半空霜戟，自一川都會。虜酒千杯，夷歌百轉，迫人垂淚。人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京，萬種煙水。懸榻相迎，有風流千騎。荔臉紅深，麝臍香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冊1，卷13，頁353）

二詞皆作於紹聖二年山谷赴黔途經夔州巫山縣之時，而詞中所云以「風流千騎」、「畫戟」、「靚妝」迎接他的「中朝佳士」，可能是指時任施州太守的張詢（字仲謀），張詢知山谷上三峽，曾派人相迎，山谷因作〈減字木蘭花〉（使君那裏），詞下自

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卷30，頁570。

²¹ 參明堯、明潔：《〈禪宗五宗七家語錄〉編者序》，《禪》2008年第1期，網路版。見下列網址：<http://chan.bailinsi.net/2008/1/2008108.htm>。

²²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冊1，卷6，頁161。

注曰：「距施州二十里，張仲謀遣騎相迎，因送所和樂府來，且約近郊相見，復用前韻先往」（冊 1，卷 14，頁 376），「老友重逢，自是十分高興。但萬里投荒，又不禁感歎」，²³山谷遂於與張詢相見的宴席之間，寫下此二闋〈醉蓬萊〉，以抒發初貶蠻荒的「遷謫之恨」。二詞皆巧用映襯的手法來凸顯作者流放的哀苦，亦即以淒景正襯詞人的孤獨鬱悶，以樂事反襯詞人的惆悵情懷。正襯愁苦之情的淒景如：「朝雲鬢鬢，暮雨霏微，翠峰相倚」，從視覺上強調巫峽迷濛煙雨、連綿峰巒景致所造成的淒清迷離、與外界隔絕的孤寂氣氛，正面地烘托出山谷因仕宦羈旅而產生的如「楚宮佳麗」般被「鎖」困的無奈，²⁴以及「萬里投荒，一身弔影，成何歡意」的愁緒；又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夷歌百轉」，從聽覺上強調巫峽杜鵑的啼血聲、蠻夷的歌聲所引起的去國離鄉、不如歸去的苦悶心曲，正面地激發出山谷「盡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州，萬里煙水」、「迫人垂淚」等歸途遙遠、有鄉難歸之痛。反襯愁苦之情的樂事如：「畫戟移春，靚妝迎馬，向一川都會」、「懸榻相迎，有風流千騎」是戶外所見迎接山谷的熱鬧排場，「罇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頰紅深，麝臍香滿，醉舞裊歌袂」、「虜酒千杯」是室內所見所聞所嗅為山谷接風的觥籌交錯、歌舞喧天、香氣滿溢的歡樂宴會，然而，這些歡樂的場景，不在家鄉，卻是在離鄉萬里的蠻荒，因此反而加深了作者內心「不如歸是」的孤獨惆悵；王夫之《薑齋詩話》云：「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²⁵認為樂景與哀情之間所形成的極大反差，可以更鮮明地凸顯出所欲表達的哀情；黃慶萱《修辭學》亦指出「映襯法」的作用為：藉映襯的文字，作冷靜的對比，在相反情境的對照下，所欲表現的主旨就鮮明地表現出來了，且在兩兩對比之下，將強烈地震撼著讀者的心靈；²⁶因此，山谷這種用樂事反襯哀情的映襯手法，在強烈情境的對比下，更加透顯出詞人難以言說的鬱憤之情，使全詞達「含蓄蘊藉，境界雄闊，內蘊深厚」²⁷的藝術效果。

²³ 劉維崇：《黃庭堅評傳》，頁 70。

²⁴ 許奎文：「『鎖』即困，……，暗指己為仕宦羈旅所困，身不由己。」見氏著：《黃庭堅詞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頁 13。

²⁵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收於[清]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 年），頁 2。

²⁶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83 年），頁 288-289。

²⁷ 王紅霞：〈黃庭堅蜀中詞簡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3 期（2003 年 5 月），頁 136。

由上述可知，對初放蠻荒的山谷而言，謫途中阻絕淒清的景致（尤其是巫峽一段），從視覺、聽覺或嗅覺等方面催化著他懷才不遇、有鄉難歸等流放之苦，此時的巴蜀，在他的靈視中，是一處令人感傷愁苦的斷腸地。

三、溫情織就的人際網絡：親友相伴的慰藉所

儘管萬里投荒、貶途艱險，黔州又山洞阻深，地極荒陬，山谷在黔州卻受到不少親友的關照；三年後，為避外兄張向之嫌又移戎州（今四川宜賓），地方官及友人亦對他照顧有加。親人、地方官與友人的溫情厚意，為山谷織就了一張親密而溫馨的人際網絡，因此，謫居巴蜀後的山谷，詞中對巴蜀的印象，已不再是催人愁苦的斷腸地，而是親友相伴的慰藉所了。

（一）親人的陪伴：二弟知命萬里來歸，相伴數年

據黃筮《黃山谷年譜》，山谷於紹聖元年（1094）十二月謫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二年（1095）四月二十三日抵黔州，寓居開元寺；²⁸又因貶所路遙，未能攜家眷一同前來，其二弟叔達（字知命）²⁹於次年方自蕪湖護送山谷妻、子到黔，與親人在異域團聚，始令山谷展露歡顏，如：

〈減字木蘭花·用前韻示知命弟〉：

常年夜雨。頭白相依無去住。兒女成圍。歡笑罇前月照之。阿連高秀，
千萬里來忠孝有。豈謂無衣。歲晚先寒要弟知。（冊1，卷14，頁381）

這是紹聖三年（1096）的詞作，作者以過去「常年」在巴蜀的孤獨無依與現在於「罇前」的兒女成圍、歡笑無限作強烈的映襯，鮮明地表達出當下有親人陪伴蠻荒的欣慰之情；下片，更以「千萬里來忠孝有」表示對其弟知命（「阿連」）³⁰千里

²⁸ [宋]黃筮：《黃山谷年譜》，頁305-311。

²⁹ 山谷有兄弟五人，兄大臨字元明，大弟叔獻字天民，二弟叔達字知命，三弟蒼舒，四弟非熊字仲熊。山谷與大臨、叔達感情最好。

³⁰ 南朝宋謝靈運族弟惠連有「才悟」，靈運甚愛之，稱之為「阿連」，後因稱弟為「阿連」。詳見[南朝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93年），卷67〈謝靈運傳〉，頁1775。

護送家眷來此相伴的感激與嘉許，並以《詩經·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這一表現友愛的典故，透顯出對知命弟的關懷深意。下列詞作，益能見出詩人對親人陪伴的渴望，以及會見親人後的雀躍：

〈謁金門·示知命弟〉：

山又水。行盡吳頭楚尾。兄弟燈前家萬里。相看如夢寐。君似成蹊桃李。入我草堂松桂。莫厭歲寒無氣味。餘生吾已矣。（冊1，卷14，頁386）

馬興榮、祝振玉謂此詞為元符二年（1099）戎州作，³¹但未言明所據為何；許奎文則由詞意認為「此詞乃知命初至黔州（紹聖三年）作，表現兄弟患難與共、同甘共苦之情」，³²他指出兩點具體的理由：其一是由開頭「山又水」兩句，可知知命是自蕪湖歷經千山萬水而來黔州，《方輿勝覽》：「郡名豫章……上控百粵，吳頭楚尾」，³³豫章，即江西，春秋時為吳國之西界，楚國之東界，故稱為吳頭楚尾，由於知命自蕪湖登舟，溯江西行，正經歷了吳頭楚尾之地；其二是「兄弟燈前家萬里」二句，寫出了兄弟「萬里」相見的驚喜之情，其中「相看如夢寐」乃稍改杜甫〈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而來，更顯得此次會面的不易，許氏所言具體可參。若再從人類心理的角度來看，對於懸念已久的親人突然地來到自己面前，反倒會覺得眼前的現實恍如「夢寐」一般，又「餘生吾已矣」的感嘆，也透顯出作者初謫黔州較為消沉的意緒，因此，作於紹聖三年知命初抵黔南時是較有可能的；且連繫前一首〈減字木蘭花〉（常年夜雨）中山谷對知命弟不辭千萬里而來的「忠孝」的讚語，此首則以李廣的誠信來稱美其弟，³⁴皆是對於知命萬里來歸、同甘共苦之感念所發之語，因此，作於紹聖三年（1096）是較合理的推論。全詞充盈著兄弟團聚的喜悅與激動，雖然山谷所寓居的開元寺是環境荒寂、僅見「松桂」的「草堂」，³⁵但此時此刻的巴蜀，在詩人眼中，卻是有著家人慰藉的溫

³¹ 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頁193。

³² 許奎文：《黃庭堅詞研究》，頁58。

³³ 〔宋〕祝穆：《方輿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9，頁1。

³⁴ 詞中「君似成蹊桃李」，乃山谷借《史記·李將軍列傳》中引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稱讚李廣誠信著於中而自然形於外來稱美其弟知命。見〔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頁1183。

³⁵ 〔南朝齊〕孔稚珪〈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增

暖所在。

此後數年，知命多與山谷相伴相依，使山谷享有親人在側的天倫之樂，但紹聖四年（1097）與元符元年（1098）的重九，知命卻在涪陵，³⁶因而山谷在這兩年分別作有「蜀娘謾點花酥，酒槽空滴真珠。兄弟四人別住，它年同插茱萸」（〈清平樂·示知命〉），冊1，卷14，頁383）、³⁷「芳意正徘徊，傳語西風且慢吹。明日餘罇還共倒，重來，未必秋香一夜衰」（〈南鄉子·重九日涪陵作示知命弟〉），冊1，卷14，頁386）³⁸等期盼兄弟團聚的詞句。

補六臣註文選》，卷43，頁815）山谷此詞，以「草堂」喻己所居的開元寺，以「松桂」喻居處環境的荒蕪寂寥。（參許奎文：《黃庭堅詞研究》，頁58）

³⁶ 黃雷《黃山谷年譜》於元符元年戊寅（1098，即紹聖五年，本年六月始改元）條下云：「先生是歲在黔州，是春以避外兄張向之嫌，遷戎州。……三月，先生離黔州。……三月中到涪陵。……六月至戎州，寓居南寺作槁木菴、死灰寮，後僦居城南，名任運堂（卷27，頁323-325），又山谷於元符元年所作〈答李長倩〉云：「自發黔中，遂不聞左右動靜。……知命在涪陵逾歲，舟行日又留舍弟官所，約九月來歸，猶未得近音。……今寓舍在南寺，乃當闌闌中，屋室差勝開元舊居，……榮，知命去年九月在涪陵生此男，小字牛兒，風貌極魁岸可喜。……九月八日」（《黃庭堅全集·續集》，冊4，卷4，頁2005-2006），可知知命紹聖四年重九不在山谷身邊；又山谷於元符二年所作〈答郭英發〉云：「發春即治僦舍，悉謝遣公家人，唯兩僕夫備使令，事事躬親，所以不能嗣音。……舍弟未來，聞正初到魚洞矣」（《黃庭堅全集·正集》，冊2，卷18，頁463），可知山谷離涪遷戎時，知命仍留涪陵，並未隨行，他本以為知命會在元符元年九月來戎，直到元符二年春，知命不知何故仍留滯於距涪陵不遠的魚洞，由此可知元符元年重九知命仍在涪陵。

³⁷ 此詞的作時約在紹聖四年，據黃雷《黃山谷年譜》，是歲山谷在黔州，其春知命往見嗣直於涪州，生一子，是為小牛。（卷26，頁316）詞中云「添丁小小」指此，則此詞當作於該年或稍後。參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頁186。

³⁸ 此詞的作時眾說紛紜，龍榆生校點《豫章先生詞》所附〈山谷先生年譜簡編〉籠統地將其繫於「先生在黔南兩年內所作」（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97），胡可先〈黃庭堅詞繫年考證〉將其繫於紹聖二年（1095）（頁56），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將之繫於紹聖四年（109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頁296），胡昌健〈黃庭堅謫巴蜀年譜詩文尺牘文物考證〉（《文獻》2002年1期，頁64）從之。李金榮〈黃庭堅詞四首繫年新證——兼談〈南鄉子〉（落帽晚風回）、〈點絳脣〉（幾日無書）的作者〉則從山谷在巴蜀行迹與相關詩詞文內容詳加考證，認為應作於元符元年（1098）謫居戎州之時（《湖北社會科學》2010年5期，頁129-130），所論較合理可參。

元符二年夏，山谷好不容易盼到了知命，³⁹知命卻在戎州待不到三個月，就攜其妾李慶等前往成都，因此，山谷藉詞發抒對弟弟輕別離的責怪：

〈南鄉子·今年重九，知命已向成都，感之，復次前韻〉：
招喚欲千回。暫得罇前笑口開。萬水千山還麼去，悠哉。酒向黃花欲醉誰。
顧影且徘徊。立到斜風細雨吹。見我未衰容易去，還來。不道年年即
漸衰。（冊1，卷14，頁387）

由於前年（紹聖四年）與去年（元符元年）的重九兄弟皆無法團聚過節，而今年的重九，「知命已向成都」，因此詩人「感」慨更深、遺憾更大。上片依時間的進展，寫對於知命短暫來歸又復離去的由喜而愁的情緒轉變：以「千回」招喚知命歸來的誇飾修辭，寫出山谷內心對親情慰藉的熱切期待；以「罇前笑口開」的直抒胸臆，毫不掩飾地道出知命終於抵戎後帶給作者的短「暫」歡樂；以「酒向黃花欲醉誰」的激問修辭，強烈表達出自己對知命在今日重九無法相聚、兄弟天各一方的「悠哉」愁緒與深深遺憾。下片則藉景抒情，以自己於重陽節獨立風雨菊叢中「漸衰」且孤寂的形象，抒發「對知命弟總是輕別離的責怪」⁴⁰之情，此詞充分透顯出兄弟親情對貶謫巴蜀的山谷具有極其重要的慰藉作用。

（二）守悴的禮遇：黔守、黔倅、瀘守、戎守等相待甚厚，邀宴頻仍

山谷〈與大主簿三十三書〉云：「太守曹供備譜，齊陽之姪，通判張旣，張景儉孫、公休之妻弟，皆賢雅，相顧如骨肉」，⁴¹又〈與張叔和書〉云：「庭堅至黔南，……

³⁹ 山谷〈與範長老〉云：「知命到家已月餘。……某自正月遷城南僦居，……純公今在嘉州承天庵老處過夏」（《黃庭堅全集·續集》，冊4，卷6，頁2047），又〈與李廣心書〉云：「知命到家不能三月，復以舟載李慶、韓十上成都矣」（《黃庭堅全集·別集》，冊3，卷18，頁1873），此二書信皆作於元符二年，從中可看出知命約於該年夏抵戎州，在戎不到三個月，又攜妾李慶等人到成都。

⁴⁰ 李金榮：〈黃庭堅詞四首繫年新證——兼談《南鄉子》（落帽晚風回）、《點絳脣》（幾日無書）的作者〉，《湖北社會科學》2010年5期，頁130。

⁴¹ 此文於《黃庭堅全集》中未見收錄，而見於〔宋〕任淵、史容、史溫：《黃山谷詩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外集〉之〈送曹黔南口號〉詩題注引，頁419。

曹守張倅相待如骨肉」、⁴²〈答瀘州安撫王補之〉云：「守倅皆中朝士人，相待甚厚，爲幸不細也」，⁴³可見，山谷雖然是以有罪之身謫居黔州、戎州等巴蜀地區，但地方官多不以罪臣相待，反而是照顧有加，使他身在蠻鄉異域，卻能感受到人情的溫暖。在其巴蜀詞中記錄了不少地方官的邀宴場面，其中多透顯出熱鬧歡愉的和樂氣氛，體現了地方官對山谷的照拂與禮遇，如黔守曹譜（字伯達）與黔倅張旻（字茂宗）的邀宴：

〈減字木蘭花·丙子仲秋，奉陪黔陽曹使君伯達翫月，作《減字木蘭花》，兼簡施州張使君仲謀〉：

中秋多雨。常是罇罍狼籍去。今夜雲開。須道姮娥得得來。不知雲外。還有清光同此會。笛在層樓。聲徹摩圍頂上頭。（冊1，卷14，頁379）

〈水龍吟·黔守曹伯達供備生日〉：

早秋明月新圓，漢家戚里生飛將。青驄寶勒，綠沈金鎖，曾隨天仗。種德江南，宣威西夏，合宮陪享。況當年定計，昭陵與子，勳勞在，諸公上。

千騎風流年少，暫淹留、莫孤清賞。平坡駐馬，虛弦落雁，思臨虜帳。徧舞摩圍，遞歌彭水，拂雲驚浪。看朱顏綠鬢，封侯萬里，寫凌煙像。（冊1，卷13，頁321）

〈憶帝京·黔州張倅生日〉：

鳴鳩乳燕春閑暇。化作綠陰槐夏。壽暈舞紅裳，睡鴨飄香麝。醉此洛陽人，佐郡深儒雅。況坐上、玉麟金馬。更莫問、鶯老花謝。萬里相依，千金為壽，未厭玉燭傳清夜。不醉欲言歸，笑殺高陽社。（冊1，卷13，頁320）

上列三首皆可由詞序得知宴會的性質，第一首是曹守主辦的中秋宴：「須道姮娥得得來」，其中「得得」是特地之意，⁴⁴山谷以將月亮擬人的手法道出他與曹守、賓客們在久雨之後能夠見月的欣喜之情；「笛在層樓」二句，以笛聲響徹摩圍山頭的誇飾手法極言賓主盡歡的愉快氣氛。全詞雖無一句言情，卻充滿著歡樂的情調，

⁴² 此文於《黃庭堅全集》中未見收錄，而見於〔宋〕任淵、史容、史溫：《山谷詩集注》，〈內集詩注目錄〉所附年譜引，頁8。

⁴³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續集》，冊3，卷3，頁1985。

⁴⁴ 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頁204。

作者的怡悅情緒不必明說，即已洋溢在字裏行間。第二、三首分別是曹守、張侔的生日宴，雖皆為壽詞，但內容卻各有偏重：「徧舞摩圍，遞歌彭水，拂雲驚浪」、「壽筵舞紅裳，睡鴨飄香麝」，都從視覺的感官享受出發，寫出壽宴熱鬧的氛圍，不同的是，前者還加上聽覺（歌聲）的描繪，而後者則是以嗅覺來增添壽宴的迷人情調；「早秋明月新圓……思臨虞帳」、「醉此洛陽人，佐郡深儒雅。況坐上、玉麟金馬」，都是對壽星的歌頌，但前者側重謳詠曹守文治武功的豐偉與志向的遠大，而後者則偏向稱美張侔文才的出眾；⁴⁵「看朱顏綠鬢，封侯萬里，寫凌煙像」、「萬里相依，千金為壽，未厭玉燭傳清夜。不醉欲言歸，笑殺高陽社」，都是對主人未來的祝願之詞，但前者祝願曹守少年得志、建功封侯，而後者則強調張侔待己如骨肉，是山谷「萬里相依」的對象，行文中充滿著對張侔的感激與親近之意。張侔是洛陽人，時任黔州通判，與山谷同好詩文，二人十分親近，山谷有〈與楊明叔少尉書〉：「守侔皆京洛人，好事尚文，不易得也」，⁴⁶又〈與黔侔張茂宗·元符元年黔州作〉：「靜居門巷似烏衣，文采風流眾所歸。別乘來同二千石，化民曾寄十三徽。寒香亭下方遺愛，吏隱堂中已息機。暫與計司參婉畫，百城官吏借光輝」，⁴⁷對張侔的文章出眾、化民成俗、不慕名利，加以推崇。因此，在壽詞詞尾，山谷跳脫一般壽詞言富貴長生、吉利祥瑞的應酬情調，而以真摯的口吻表達對張侔惺惺相惜、不醉不歸的情意，可見出兩人親密的交情。

曹守與張侔的相待如骨肉，對初貶蠻荒的山谷有極重要的安慰作用；而後曹譜可能在紹聖四年秋改官離黔，接替者是高羽，本為左藏庫使，對山谷也很親切，曾邀請山谷參加重九的宴會，山谷有詞：〈定風波·次高左藏韻〉（自斷此生休問天）、〈定風波·次高左藏使君韻〉（萬里黔中一漏天），皆為受邀重陽高會的紀錄，又山谷〈與王瀘州書〉云：「前守曹供備已解官去，新守高羽左藏，且之弟也，老練廉勤，往亦久在場屋，不易得也。雖閑居，與郡中不相關，亦託庇焉」，⁴⁸可知高羽對山谷亦是相當禮遇的。

此外，山谷詞中還有瀘守王獻可（字補之）所邀約的生日宴，以及戎守彭道微所邀約的嘉宴：

⁴⁵ 「金馬」，本漢宮門名，為學士待詔之處，此處山谷借以指張侔為翰林學士。參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頁 48。

⁴⁶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別集》，冊 3，卷 16，頁 1815。

⁴⁷ 同前註，冊 3，卷 1，頁 1465。

⁴⁸ 同前註，冊 3，卷 16，頁 1796。

〈洞仙歌·瀘守王補之生日〉：

月中丹桂，自風霜難老。閱盡人間盛衰草。望中秋、才有幾日，十分圓，
靈風雨，雲表常如永晝。不得文章力，白首防秋，誰念雲中上功守。
正注意，得人雄，靜掃河西，應難指、五湖歸棹。問持節馮唐幾時來，看
再策勳名，印窠如斗。（冊1，卷13，頁351）

〈採桑子〉：

馬湖來舞釵初賜，笳鼓聲繁。賢將開關。威竦西山八詔蠻。南溪地逐
名賢重，深鎖群山。燕喜公閑。一斛明珠兩小鬟。（冊1，卷13，頁364）

前者是賀瀘守王獻可生日的壽詞，山谷謫黔後，王獻可曾遣其少子雱（字子予）至黔探望，對他的生活多有照顧，使逆境中的山谷非常感激，在信中寫道：「謫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顧，乃蒙遣使賜書存問，勤勤悃悃，恩意千萬，感激無以為喻。俸餘為賜甚惠厚，頗助衣食之源。但愧拙於謀生，一失官財，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⁴⁹與王獻可書信往還頻仍，《山谷刀筆》所收多達三十六封，可見二人交往之親密，因而此詞沒有一般壽詞中常見的吉利長生等庸俗內容，也免去了壽宴熱鬧的應景書寫，而是直接以「不得文章力，……應難指、五湖歸棹」稱頌瀘守白首猶能「投筆執戈，圖萬里侯」、「撫師瀘南」⁵⁰的功業；由於瀘守治邊有方，⁵¹山谷在詞末遂以「問持節馮唐幾時來，看再策勳名，印窠如斗」等句，並特別藉「斗」字誇飾官印之大，來祝願瀘守能在邊關建立更豐碩的勳績偉業，充分顯現了對瀘守的敬愛之意。至於後一首詞，則是戎守彭道微邀宴的紀錄，紹聖四年十二月，為了避外兄張向（時提舉夔州路常平）嫌，詔移山谷戎州安置，山谷遂於元符元年三月離黔，三月中到涪陵，六月至戎州，⁵²戎守彭道微為山谷故交，又有

⁴⁹ [宋]黃庭堅：〈答瀘州安撫王補之〉，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續集》，冊3，卷3，頁1985。

⁵⁰ [宋]黃庭堅：〈祭王補之安撫文〉，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冊2，卷29，頁796。

⁵¹ 山谷在通信中多次對王獻可的政績表示贊賞，如：「伏想尊俎折衝，蠻夏安業，齋閣豫暇，亦有文史之樂」、「慈惠浹於民，上下愛敬，府中無訟，齋閣但文史歌舞之樂，家庭詩禮，雍雍肅肅，神之聽之，百福所會」（〈與王瀘州書〉，《黃庭堅全集·別集》，冊3，卷16，頁1797、1799），皆稱頌他治邊有方。

⁵² [宋]黃籟：《黃山谷年譜》，卷27，頁323-325。

某種親戚關係，對山谷自是特別關照，山谷〈與姪樸書〉云：「初到戎，彭道微作守，甚有親親之意」，⁵³又〈寫《蔡明遠帖》與李珍跋尾〉云：「戎州舊吏李珍，小心而辦事，家有水竹亭館，亦能婆娑風月，不甚出圭角於群吏間。余之竄戎州，使君彭道微，故人也，又與之有連，每遣珍來調護余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⁵⁴具體道出戎守派人（李珍）調護山谷起居的用心，詞中「馬湖」、「南溪」皆為戎州地名，⁵⁵可知作於戎州，而「燕喜公閑」則點出威震邊關的戎守「管領江山，少訟多閑」（〈採桑子·送彭道微使君移知永康軍〉，冊1，卷13，頁363）的良好政績、游刃有餘，故能在宴席中悠閒地享受歌舞、給予表演者豐厚的賞賜；「賢將開關，威竦西山八詔蠻。南溪地逐名賢重」，更是對戎守文治武功的高度贊賞，我們還可從山谷後來對戎守重陽寄懷的詞作：「青眼想風流。畫出西樓一幀秋。還把去年歡意舞，梁州。塞雁西來特地愁」（〈南鄉子·重陽日寄懷永康彭道微使君，用東坡韻〉，冊1，卷14，頁388-389）看出，與戎守在戎歡宴的場景，是一直縈繞在山谷胸懷的。

（三）友人的安慰：黃中行、張溥朝夕相近，醉飲遊冶

在山谷戎州所作詞中，還提及與黃中行、張溥（字寬夫）等友人遊宴賞園之樂事，顯見友人的陪伴，也給予了身處巴蜀的山谷心靈上不少慰藉。與黃中行宴飲之詞如：

〈採桑子·戲贈黃中行〉：

宗盟有技能歌舞，宜醉罇罍。待約新醅。車上危坡盡要推。西鄰三弄爭秋月，邀勒春回。箇裏聲催，鐵樹枝頭花也開。（冊1，卷13，頁364）

⁵³ 此文於《黃庭堅全集》中未見收錄，而見於〔宋〕任淵、史容、史溫：《黃山谷詩集注》，〈內集詩注目錄〉之〈次韻任道食荔枝有感三首〉題注引，頁9。

⁵⁴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冊2，卷26，頁702。

⁵⁵ 馬湖，戎州地名，在夔道縣西二十一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31〈劍南道〉上：「夔道縣，本漢舊縣也，屬犍為郡。永嘉後荒廢。梁於此立戎州……出荔枝，一樹可收一百五十斗。……馬湖戍，在縣西二十一里」（臺北：新興出版社，1986年，頁790-791）；南溪，戎州縣名，〔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79〈戎州南溪縣〉：「在夔溪之南，因為縣名」（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92）。

黃中行，蜀中奇士，山谷在戎州與之相識；⁵⁶山谷〈醉落魄〉（陶陶兀兀）詞序亦曾提及黃中行：「因戲作二篇，呈吳元祥、黃中行，似能厭道二公意中事」（冊1，卷13，頁337），劉維崇指出，黃中行是山谷在戎州的門人，家頗富裕，有歌妓，善歌舞，常勸山谷飲酒，⁵⁷觀〈採桑子〉一詞即可窺知一二：在與山谷同姓的黃中行（「宗盟」指同宗、同姓）家中，有歌妓的歌舞表演，「宜醉」二字，極言此佐酒歌舞之動聽曼妙；有鄰人的笛聲助興，「鐵樹」開花，極言此樂音之難得聞見。全詞洋溢著歡欣的氣氛，雖有「車上危坡盡要推」句感慨一己年衰、不勝酒力，但字裏行間仍瀰漫著作者在享受視、聽、味等感官之歡後的開心情緒。

至於張溥，山谷〈與王觀復書三首〉其二云：「蔡相次律、張溥寬夫，自不肖到戎州，朝夕相親近」，⁵⁸可知張氏是山谷在戎州十分親近的友人；又〈張仲吉綠蔭堂記〉云：「嘉陽張仲吉，寓舍於樊道」、「其子寬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其家」，⁵⁹可見張氏與黃中行一樣，是山谷在戎州的門人，且山谷經常帶同伴至其家遊園：

〈念奴嬌·八月十七日，同諸生步自永安城樓，過張寬夫園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眾客。客有孫彥立，善吹笛。援筆作樂府長短句，文不加點〉：

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嫦娥何處，駕此一輪玉。寒光零亂，為誰偏照醺綠。年少隨我追遊，晚尋幽徑，繞張園森木。醉倒金荷家萬里，難得罇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冊1，卷13，頁351-352）

〈好女兒·張寬夫園賞梅〉：

小院一枝梅。衝破曉寒開。偶到張園遊戲，沾袖帶香回。玉酒覆銀杯。盡醉去，猶待重來。東鄰何事，驚吹怨曲，雪片成堆。（冊1，卷13，頁360）

⁵⁶ 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頁105。

⁵⁷ 劉維崇：《黃庭堅評傳》，頁85。

⁵⁸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冊2，卷18，頁472。

⁵⁹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別集》，冊3，卷2，頁1494。

雖然兩首的場景都是在張溥家的園內，但前者遊園的時間在「萬里青天」、明月朗照的秋夜，後者的時間在梅花凌寒開放的晚冬初春時節；雖然兩首都描寫了飲酒、聽笛的樂事，但前者以大量「隨我追遊」、「繞張園森木」、「醉倒金荷」、「罇前相屬」、「孫郎微笑」、「聲噴霜竹」等人物的具體動作，書寫作者與友人在張園品名酒、聽妙曲的高昂興致；後者則著重於刻畫賞梅後「沾袖帶香回」、「玉酒覆銀杯。盡醉去」的一個浪漫片段，寫出他與友人遊冶後盡興而歸的滿足心緒。然而，無論是在清朗皎潔的秋夜或梅花飄香的春曉，無論是品酒或賞梅，只要有友人相伴，一切的景與事都是讓人滿足而愉快的；在山谷心目中，巴蜀早已不再是催人愁苦的斷腸之所，而是一座有著友情溫暖、令人喜愛的樂園了。

四、清新山水與賞心樂事：心神安樂的華胥國

面對遠謫蠻荒的生命苦難，除了親友們的慰藉給了山谷心靈上莫大的奧援外，更重要的憑據則是他個人高超的精神修為，方使他得以超越此一苦難。由於山谷早年即受禪風薰拂，⁶⁰又能「從儒家立場融會佛道，自佛、道汲取清淨無為、逍遙達觀的人生哲學以為用，而統攝此一哲學的道已不是虛無的本體，而是儒家的仁義之道」，⁶¹所以他超越苦難的方式是以儒釋道思想消解愁怨，因而在樂觀自守的原則下，其謫居的詞作多表現出閒適曠達的思想，以及身處華胥國般的安樂心神。

華胥國，是寓言中一個安樂和平的理想國，出自《列子·黃帝》：「（黃帝）憂天下之不治。……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黃帝既寤，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⁶²這樣的理想國度，山

⁶⁰ 由於山谷的祖母為虔誠佛教徒，再加上他故鄉江西是南宗禪的發源地，所以山谷很早便受禪風薰拂；當時學道參禪的社會風氣也使山谷受禪宗影響，再加上北宋皇帝因統治的需要，大多倡導三教並舉、三教融合，使得士大夫社交圈成為「不談禪，無以言」的局面。詳參許奎文：《黃庭堅詞研究》，頁 65。

⁶¹ 黃寶華：〈論黃庭堅儒佛道合一的思想特色〉，《復旦學報》1983 年 1 期，頁 93。

⁶² [晉]張湛撰：《列子注》，卷 2〈黃帝〉，收於《新編諸子集成》（臺北：世界書局，1983

谷在其巴蜀詞中亦有提及，並指出自己身處巴蜀的心境即為此無爭無累的安樂之境，詞云：

〈醉落魄·舊有「醉醒醒醉」一曲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皆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它兀兀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閑憔悴。」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癡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戲作二篇呈吳元祥、黃中行，似能厭道二公意中事〉：

陶陶兀兀。罇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歸得。
邯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閒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裏樂天，村裏謝安石。（冊1，卷13，頁337）

「罇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正是山谷此時的心境寫照；正因他能不爭名利，心神遂得以「閒適」安樂，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除了遨遊醉鄉外，還有在家中如「樂天」般寫作新詩、在村裏如「謝安石」（謝安）般攜妓遊賞，何憂之有？同時之作還有三首，也都展現類似的曠達心靈：

〈醉落魄〉：

陶陶兀兀。人生無累何由得。杯中三萬六千日。悶損旁觀，我但醉落拓。
扶頭不起還頹玉。日高春睡平生足。誰門可款新芻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冊1，卷13，頁338）

〈醉落魄·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為瘴癘所侵，故晨舉一杯。不相察者乃強見酌，遂能作病。因復止酒，用前韻作二篇，呈吳元祥〉：

陶陶兀兀。人生夢裡槐安國。教公休醉公但莫。蓋倒垂蓮，一笑是贏得。
街頭酒賤民聲樂。尋常行處逢勸適。醉看簷雨森銀燭。我欲憂民，渠有二千石。（冊1，卷13，頁338）

〈醉落魄〉：

陶陶兀兀。醉鄉路遠歸不得。心情那似當年日。割愛金荷，一盃淡不拓。

異鄉薪桂炊香玉。摩挲經笥須知足。明年小麥能秋熟。不管輕霜，點盡鬢邊緣。（冊1，卷13，頁339）

本來山谷從四十歲赴德州（今山東德州）德平鎮過泗州（今安徽泗縣）僧伽塔，作發願文後，就絕嗜欲，不食酒肉；然而，來到巴蜀後，戎州門人黃中行家頗富裕，又有歌妓善歌舞，常勸山谷飲酒，再加上為抵禦瘴毒，山谷遂破酒戒，於元符二年（1099），年55時寫下此四首詞，雖係遊戲文字，但頗可看出他以順處逆的思想及解脫愁苦的方法：詞中「人生無累」，即《莊子·天地》所云：「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⁶³亦即做到居無思、行無慮，方能無累，方能逍遙自在；詞中「槐安國」，是引李公佐〈南柯太守傳〉中淳于棼於古槐樹下夢極榮顯又復成空的故事，⁶⁴山谷認為人生本如槐安國之夢，夢醒之後終究是一場空，何必爭名奪利，徒然讓外物勞累自己的心神？因而，他雖被貶謫蠻荒僻遠的巴蜀地區，卻能自我調節精神狀態以適應新生活，詞中「新詩新事因閒適」、「日高春睡平生足」、「尋常行處逢勸適」、「摩挲經笥須知足」，便明白揭示了作者在巴蜀「以登覽文墨自娛，若無遷謫意」⁶⁵的「閒適」自「足」。

山谷在巴蜀的這份心神安樂的自適自足，還體現在其他幾首詞作中，大多是藉清景、樂事來寫其閒情，在情景交融的意境中透顯其與世無爭的怡然曠達。黔州所作詞如：

〈畫堂春〉：

摩圍小隱枕蠻江。蛛絲閑鎖晴窗。水風山影上修廊。不到晚來涼。相伴蝶穿花徑，獨飛鷗舞溪光。不因送客下繩牀。添火炷鑪香。（冊1，卷13，頁315）

〈木蘭花令〉：

新年何許春光漏。小院閉門風日透。酥花入坐頗欺梅，雪絮因風全是柳。

⁶³ 分別見〔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天地〉第十二、〈刻意〉第十五，收於《新編諸子集成》，冊4，頁76、96。

⁶⁴ 詳參〔唐〕李公佐：〈南柯太守傳〉，見魯迅校錄，王立中譯注：《唐宋傳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20。

⁶⁵ 〈豫章先生傳〉（黃庭堅家傳），收於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附錄一》，冊4，頁2361。

使君落筆春詞就。應喚歌檀催舞袖。得開眉處且開眉，人世可能金石壽。（頁 392）

「不因送客下繩牀」，雖然道出山谷在黔過著「人事廢絕」⁶⁶的隱居生活；然而，這種「小隱」生活，卻在作者「萬事隨緣，是安樂法」⁶⁷的獨特心靈觀照下，顯現出「蛛絲閑鎖晴窗」、「水風山影上修廊」的悠閒別趣，以及「相伴蝶穿花徑」、「獨飛鷗舞溪光」的盎然生機。山谷〈謫居黔南十首〉有云：「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⁶⁸而後一首詞中以對「使君」（黔州新守高羽）⁶⁹宴會的樂事描寫，來抒發「得開眉處且開眉，人世可能金石壽」的曠達思想，可知山谷能將一己的思想具體地實踐在生活之中，因而在逆境之中，得以自我解脫，獲得心境的寧靜平衡，將巴蜀蠻荒之境視為平和安樂的華胥國。又戎州所作詞如：

〈採桑子〉：

投荒萬里無歸路，雪點鬢繁。度鬼門關。已拚兒童作楚蠻。黃雲苦竹嘯歸去，繞荔枝山。蓬戶身閑。歌板誰家教小鬟。（冊 1，卷 13，頁 363-364）

〈訴衷情·在戎州登臨勝景，未嘗不歌漁父家風，以謝江山。門生請問先生家風如何，為擬金華道人作此章〉：

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鉤絲。金鱗政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淨，滿目青山，載月明歸。（冊 1，卷 14，頁 407）

〈採桑子〉指出戎州的環境給人「投荒萬里無歸路」、「黃雲苦竹嘯歸去，繞荔枝山」等荒涼淒苦之感，且山谷〈書韓愈送孟郊序贈張大同〉亦云：「涪翁自黔南遷于夔道三年矣，寓舍在城南屠兒村側，蓬藿柱宇，黽黽同徑」，⁷⁰夔道即今四川宜賓，毗鄰雲南，可知戎州的環境比黔州更加僻遠荒蠻。面對這樣的生存環境，詩

⁶⁶ [宋]黃庭堅：〈答李材書〉，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別集》，冊 3，卷 14，頁 1739。

⁶⁷ [宋]黃庭堅：〈與王子飛書〉，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外集》，冊 3，卷 21，頁 1376。

⁶⁸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冊 1，卷 8，頁 186。

⁶⁹ 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頁 119。

⁷⁰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別集》，冊 3，卷 6，頁 1566。

人將何以自處？由山谷將其城南賃居之屋室取名為「槁木寮」、「死灰庵」，並作〈任運堂銘〉：「或見僦居之小堂名『任運』，恐好事者或以藉口，余曰：騰騰和尚歌云：『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堂蓋取諸此。余已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但作不除鬚髮一無能老比丘，尚不可邪」，⁷¹可以看出他「力圖以隨緣任運的態度來對待生活的逆境，將生死榮辱置之度外，使心如枯木死灰，不復為世俗的變遷所動」⁷²的努力；而詞中「已拚兒童作楚蠻」，「拚」為甘願之意，⁷³就是他對這種「任運」態度的具現。最後，我們還可從詞尾「歌板誰家教小鬟」一句得知，在一番努力之下，他已自「蓬戶身閑」樂處的歌聲中得到了心靈寧靜的力量。至於〈訴衷情〉一詞，更化用自唐朝船子和尚德誠禪師的〈撥棹歌〉（三十九首其一），藉清景與樂事的書寫，在不落言詮中透顯出山谷在戒超脫自在的精神境界。德誠〈撥棹歌〉承襲自張志和的《漁父》詞，⁷⁴張志和垂釣時不置餌，願者上鈎，不問結果，只要興盡即可，而德誠〈撥棹歌〉繼承此瀟灑出塵之姿，「於漁父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寄寓禪思玄理」。⁷⁵因此，山谷詞所頌讚的實是張志和、德誠作品中的漁父家風，但其語句卻主要來自德誠的〈撥棹歌〉：「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九首其一），⁷⁶此詩以譬喻的方式，暗示作者的處世之道：⁷⁷前二句暗喻沽名釣譽、紛紛攘攘的世相，後二句象徵功利心絕、頓然透脫的悟境。⁷⁸詞上片的意境與此詩前二句同，「表層表釣」，寫出孤翁獨釣寒江的興致與專注，「深層表禪」，⁷⁹表得禪之辛勞不易，紅塵眾生往往因一念心不淨而

⁷¹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別集》，冊3，卷3，頁1502。

⁷² 黃寶華：《黃庭堅評傳》，頁78。

⁷³ 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頁216。

⁷⁴ 高慎濤：〈唐釋德誠《船子和尚撥棹歌》考論〉，《江漢論壇》（2010年11月），頁79。

⁷⁵ 同前註，頁82。

⁷⁶ 〔宋〕釋普濟：《五元燈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卷5，頁194。

⁷⁷ 高慎濤指出：〈撥棹歌〉中「釣魚」的喻意有二，一是求道、悟道，求得任運自在、隨緣解脫的境界；另一是求徒，他泛江垂釣多年，却總得不到罕見的錦鱗，直到善會的到來，才令他金鱗始遇，法嗣有傳。（〈唐釋德誠《船子和尚撥棹歌》考論〉，《江漢論壇》2010年11月，頁80-81）而山谷此詞中「釣魚」的喻意，應是求道、悟道之意，言已悟得隨緣任運之道。

⁷⁸ 參許奎文：《黃庭堅詞研究》，頁68。

⁷⁹ 陳燕：〈禪心如日麗天——《船居寓意》中之船子和尚〉，《古代文學》（2009年11月），頁21。

致萬境不淨，是以紛擾喧鬧、煩惱無盡；下片在承繼此詩後二句志不在魚、逍遙自在的漁父家風之中，又有開展，亦即以「吞又吐」三句，將漁父與魚的鬥智心理寫得靈動活現，但詞末三句，突然又將場景轉入寧靜的江面與青山明月，暗示了山谷此時頓悟與解脫的精神世界，不僅承襲了得道忘魚的漁父家風，更將它昇華成擺脫塵世名利桎梏、心神隨緣安樂的華胥國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山谷萬事隨緣的安樂法，並非逃避現實，而是在隨緣中仍能正視現實，堅持節操，無違本心，黃啟方先生曾就山谷作品探析其性行爲人與人生抉擇，認爲即使在流貶窮荒的日子中，山谷「仍堅持他不同塵俗的人生原則，不僅以他的詩篇和書藝沾溉百世，他崇高的人格也真能『壁立千仞』於青史」，⁸⁰可謂是知人之論。今觀山谷巴蜀所作之詞，亦可見出作者堅強傲岸、不同流俗的人生原則，詞云：

〈南鄉子〉：

未報賈船回。三徑荒鋤菊臥開。想得鄰舟野笛罷，沾衣。不為涪翁更爲誰。

風力嫋萸枝。酒面紅鱗愜細吹。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頹。卻向人間耐盛衰。（冊1，卷14，頁381）

〈定風波·次高左藏使君韻〉：

萬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終日似乘船。及至重陽天也霽。催醉。鬼門關外蜀江前。莫笑老翁猶氣岸。君看。幾人白髮上華顛。戲馬臺前追兩謝。馳射。風情猶拍古人肩。（冊1，卷13，頁330）

〈鷓鴣天·坐中有眉山隱客史應之和前韻即席答之〉：

黃菊枝頭破小寒。人生莫放酒杯乾。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裏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盡情歡。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傍人冷眼看。（冊1，卷14，頁372）

雖然前兩首作於黔州，第三首作於戎州，但皆爲重九登高之作，也都表現出作者雖身處逆境，卻仍傲岸耿直的氣概：〈南鄉子〉中「沾衣。不爲涪翁更爲誰」，先活用杜牧同爲重陽登高之作〈九日齊山登高〉：「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

⁸⁰ 黃啟方：〈黃庭堅的人生抉擇〉，收於氏著：《黃庭堅與江西詩派論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年），頁140-141。

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之意，暗示山谷自己飲酒行樂、隨緣開朗的曠達心境，再以「摧頹，卻向人間耐盛衰」，向世人展示出即使懷才不遇、摧頹失意，也要堅持向前的積極人生态度；〈定風波〉則以黔州廣大的地域為背景，並以自己雖為「老翁」，卻仍欲騎馬射箭、追隨古人謝靈運、謝瞻於重九時在戲馬臺賦詩獻給劉裕的風情，表現出詞人年事雖高而「氣岸」猶存的豪氣，全詞無一語言及身世遭遇，亦全不見衰颯怨愁之感，其正視現實的爽朗豁達由此可見；〈鷓鴣天〉一詞中，山谷更是挺直腰桿，冷眼看待這人間種種的不平，只要「身健在，且加餐」，就能盡情歡唱，不輕易向命運屈服，他描繪了一己狂飲、簪花、倒著冠、雨中吹笛等不合時宜的嶄新形象，不僅展現自己的倔強姿態，更鮮明地展示出他對世俗的「傲兀不平」⁸¹之氣。

五、結語

本文嘗試聚焦於「詞」之範疇，以山谷五十多首巴蜀詞為考察文本，並參考其相關詩文，從「意」的角度來探索山谷詞中巴蜀的山水風貌與人際網絡，以及其藉山水與人情書寫透顯出的心靈圖景。在分析、歸納之後，選擇 27 首較具代表性的詞作，進行論述，初步獲得下列結論：

（一）催人愁苦的斷腸地：山谷以阻絕淒清的入蜀途景描寫（尤其是巫峽一段），藉視覺、聽覺等感官摹寫法與映襯修辭，透顯出作者初貶蠻荒時懷才不遇、有鄉難歸的流放之苦；對初入巴蜀的山谷而言，這段艱險荒冷的巴蜀道路，是催化出羈人清淚的「斷腸」之地。

（二）親友相伴的慰藉所：萬里來歸、相伴數年的二弟知命，相待甚厚、邀宴頻仍的地方官們（黔守、黔倅、瀘守、戎守等），朝夕相近、醉飲遊冶的友人們所共同織就的人情網絡，給予山谷心靈上極大的慰藉；在這些親友相伴的溫暖歡笑中，山谷靈視下的巴蜀，已逐漸成為一處能慰藉孤寂、溫馨可愛的所在。

（三）心神安樂的華胥國：無論是在黔州或戎州，山谷詞中多藉清新山水的描繪與宴會漁釣等樂事的書寫，來暗示一己清閒寧靜、解脫曠達的心境；深受釋道思想薰染的山谷，能以隨緣任運的態度來看待與調適這些生活的逆境，因此，

⁸¹ [清]黃蓀：《蓼園詞評》，收於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3041。

巴蜀雖為僻遠荒蠻之境，他也能憑其精神力量將之視為心神安樂的華胥國。

從上述山谷對巴蜀由「斷腸地」到「華胥國」的意象轉變，可見出作者隨緣安樂的精神修為；而其親友溫情所織就的人際網絡，亦是他對巴蜀改觀的重要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這種萬事隨緣的安樂法，並非逃避現實，而是在隨緣中仍能正視現實、堅持節操，無違其「壁立千仞」、超脫俗世的本心，例如其巴蜀詞中三首重陽登高之作，即以詞人諸多不合時宜的形象描寫，展現出自己傲岸倔強的姿態與豪氣。親友的支持與自己憑儒釋道等精神修為所作的心靈調適與轉化，實為山谷流放巴蜀後心神得以安定的兩股精神力量，在透過入蜀途景、人情網絡、山水樂事等書寫角度對山谷巴蜀詞進行分析後，我們不僅具體瞭解了山谷與親友間頻繁且密切的互動情況，更深刻窺見山谷由初貶時的苦悶而至超越現實苦難後的心境轉變，以及其在困厄中仍能堅守節操的不凡心靈。

引用文獻

- 王夫之等：《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年。
- 王先謙：《莊子集解》，收於《新編諸子集成》，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
- 王亞培：〈從山谷詞看奇異的巴渝風情〉，《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第26卷第5期，2009年10月，頁134-136。
- 王紅霞：〈黃庭堅蜀中詞簡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3期，2003年5月，頁135-138。
- 任淵、史容、史溫：《黃山谷詩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
- 李公佐等撰，魯迅校錄、王立中譯注：《唐宋傳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臺北：新興出版社，1986年。
- 李金榮：〈黃庭堅詞四首繫年新證——兼談《南鄉子》（落帽晚風回）、《點絳脣》（幾日無書）的作者〉，《湖北社會科學》2010年5期，頁129-131。
- 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93年。
- 胡子：《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胡可先：〈黃庭堅詞繫年考證〉，《文獻》1998年4期，頁50-66。
- 胡昌健：〈黃庭堅謫巴蜀年譜詩文尺牘文物考證〉，《文獻》2002年1期，頁60-72。
- 祝穆：《方輿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高慎濤：〈唐釋德誠《船子和尚撥棹歌》考論〉，《江漢論壇》2010年11月，頁78-83。
- 馬興榮、祝振玉：《山谷詞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張志烈：〈談黃山谷蜀中詩詞〉，《成都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頁45-53、71。
- 張承鳳：〈黃庭堅詞編年考〉，《天府新論》2000年第3期，頁63-67。
- 張湛：《列子注》，收於《新編諸子集成》，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
- 清聖祖：《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4年。
- 許奎文：《黃庭堅詞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 陸游：《入蜀記》，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
- 陳燕：〈禪心如日麗天——《船居寓意》中之船子和尚〉，《古代文學》2009年11

月，頁 21-23。

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

_____，龍榆生校點：《豫章先生詞》，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

黃啓方：〈投荒萬死鬢毛班——黃庭堅貶謫黔戎之心境〉，《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 4 期，2008 年 6 月，頁 37-56。

_____：〈黃庭堅的人生抉擇〉，《黃庭堅與江西詩派論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 年，頁 119-141。

黃昉：《黃山谷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年。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83 年。

黃蘇：《蓼園詞評》，收於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劉昭明：《蘇軾與章惇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及史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1 年。

劉維崇：《黃庭堅評傳》，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1 年。

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年。

蕭統撰，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1 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 年。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

釋普濟：《五元燈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

From Heartbroken Place to Huaxu Country——The Writing of *Shan Gu's* *Lyrics* in Ba-Shu

Yan, Jy-ing*

[Abstract]

The Ba-Shu Area has long been thought as backwoods. Therefore, before Shan-Gu Huang, no one had ever described this area in detail. Huang depicted the plac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showing up the unique scenery, folkways and his feelings when he lived there. Thus, we are able to find out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Ba-Shu in the North Sung Dynasty, as well as Huang's emotions and thoughts from his lyrics written in Ba-Shu. Nowadays, there are some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writing of folkways in Huang's Lyrics; moreover, there are also some in widespread discuss about Shan-Gu's Huang exiled mood in Ba-Shu from his poetry, lyrics, inscription, Fu and letters. Nevertheless, no one had ever made a study on Huang's lyrics written in Ba-Shu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cenery, folkways and spirits in such a deep manner. Consequently, with these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look into Huang's Lyrics written in Ba-Shu, revealing the images of Ba-Shu through Huang's delicate observation. These image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1. a grievous and heartbroken place for Shan-Gu Huang; 2. a comforting place wi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3. Huaxu Country making Shan Gu tranquil. With the change of image from a heartbroken place to placid Huaxu Country, we can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Huang's view to Ba-Shu are his highly self-possession and the tender sentiments of kith and kin. Besides, this article also confers the esthetics of the writing of Huang's lyrics in Ba-Shu from the point of rhetoric.

Keywords: Shan Gu's(Huang Tingjian's) Lyrics, the writing of Ba-Shu Area, heartbroken place, Huaxu Country, rhetoric

*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